

[海南版]

# 定安赋

■ 邓光华

古邑定安,源远流域广。石器时代,先人拓荒,元初设县,冀蕴安康,琼岛中部,几为其壤。东携万泉河,南越五指山,西揽鹦哥岭,北临南渡江。南北四百里长,方圆近千里环疆。

锦绣定安,画卷悠长。热土涵芳,蒸腾春华气象;山河竞秀,展现南国风光。南渡江烟霭浩渺,携清风兮扬碧波;瑞瑞山岩峰跌宕,披翡翠兮吐朝阳。丽湖激滢,王岭泉旺,金鸡献瑞,文星呈祥。龙门冷泉,拥碧池兮送清凉;江岸灯火,怀热忧兮耀华光。麻乐岭头,抱神树以遐想;见龙塔旁,伴灵鸟以徜徉。千年古榕,独木成林铸奇观;数方龙潭,别样明净展画廊。南竹岭、加峰岭、黄竹岭,岭高气爽;龙门坡、居丁坡、吉秀坡,坡绿天阴。竹海幽幽,椰林荡荡。漫野橡胶,满目槟榔。秀木于姿千木秀,香花百态百花香。山环水复,瀑影岚光。丹鹤高飞,白鹭低翔。鸟语与泉响和鸣,琴声共江海回响。扁舟泛浪,千秋古韵引潮流;小桥流水,万般乡情随波荡。

卓异定安,人文馨芳。村俗淳朴,崇德而高尚;民风高雅,好学而自强。地灵人杰,熠熠华章。文宗皇帝,深情厚义,擢邑升州千秋赞;嗣主王官,敏锐诚善,开创南建万古扬。赫赫尚书公,王弘海奏考回琼,解学子之危难;佼佼探花郎,张岳松禁烟治水,忧社稷之兴亡。王映斗文笔精华,门生出众,不乏探花状元;莫宣宝武功绝伦,屡平战乱,何惧硝烟沙场。“梁公冀兴”有麒麟,“应试基金”腾凤凰。定安文庙,聚人心以拥希望;尚友书院,传经纶以造栋梁。文化名邑,俊彦辈出傲南疆;父子进士、公孙进士、一里三进士,进士雄才振朝纲;琼剧之乡,艺人云涌梨园;夫妻名伶,兄弟名伶,一府九名伶,名伶金嗓亮琼城。见龙塔、文笔塔、龙门塔,塔塔灵光;太史坊、进士坊、解元坊,坊坊流芳。母瑞圣地,黑暗里两度保火种,英烈洒血染红壤;定安中学,战乱中七次大搬迁,出类拔萃业昭彰。定安后生,气宇轩昂;定安娘子,贤淑端庄。神童慧芳,少年解元;寒士魁文,名题金榜;民女青梅,卓而不凡;才女小楹,传世诗章。嗟夫!道不完佳话美谈,赋不尽殊荣华章。尤喜今朝人奋勉,一代更比一代强。

和谐定安,基业日昌。趁中华复兴之机,扬帆远航;乘海南崛起之势,凌云翱翔。党心、民心、进取心,同心改革开放;活力、实力、竞争力,合力创业图强。生态工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科学发展;革命老区、边远地区、脱贫区蒸蒸日上。塔岭新区,厂房林立,产品优良,楼宇栉比,捷报频传,高歌猛进雄风壮;定阳古城,老铺零列,花伴城墙,百货可观,熙来攘往,古韵新风笙歌扬。南丽湖旅游区,服务至上,魅力强兮人气旺;文笔峰文化苑,引人高尚,声名显兮雅韵长。滨江公园,人山人海;琼岛井岗,万众瞻仰。定安飘香诱人,颇有市场;罗非鱼品质上乘,远销异邦。黑猪、四季鸭、坡寨羊,驰名而叫响;粟米粳、菜包糕、仙沟粉,美味而名扬。政通人和,民生保障。道路通畅,福满街巷。十步芳草,满目琳琅。村画画廊,人居华堂。村村文明,户户小康。富庶和谐欢声响,歌舞升平乐无疆。

噫嘻!定安永盛永安,吉祥长盈长吉祥。继往开来,吾侪激昂。路漫漫兮修远兮,来日方长。业昭昭其耀华兮,再铸辉煌;怀爱民之诚心,寻富民之良方,兴强县之大业,谱旷世之华章。

[诗页]

# 你走了

——献给甘远志及那些英雄的新闻记者

■ 谭德生

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身前身后静静地,你走了  
没有轰烈也没有憾缺轻轻地,你走了  
没带走东边的云彩  
没带走北边的云彩

有的人站在面前  
张扬着、炫耀着、标榜着  
我却记不得他  
而你走了这么多天  
我们都记着你,记着你

是你在南斯拉夫用胸膛撞裂飞弹  
鲜血浸染五星红旗  
是你在中东炮火的合唱中  
发表中国的话语  
是你用笔尖敲响马蜂  
是以警棍和手铐四处找你  
是你用双脚丈量海岛  
脚印上木棉花开得绚丽  
是你的报道让贪官  
大小便失禁,戴了镣  
四处躲藏,害怕 GPS  
锁定他的踪迹

办公间隙,饭后茶余  
我们翻阅报纸  
在字里行间寻找你  
寻找民族的良知  
寻找人间的正义

我看见你神采飞扬  
满头热汗,轻盈步履  
你走在城市轻轨的工地上  
你走在航天城建设的队伍里  
你在万绿园放飞热气球  
你为国际旅游岛助推出力

悄悄地,你走了  
带着西边的云彩  
带着南边的云彩  
你走了!悄悄、悄悄地  
你走进了共和国的英雄榜  
你走进了共有的英雄榜  
一个南中国的岛屿

[走过六十年]

# 后安早市

■ 郑立坚

盛夏的凌晨五点,夜空星光闪烁,晨风轻拂,空气新鲜,我来到了后安镇兴安大街。在微弱的灯光照射下隐约可见一条约1公里长的笔直街道穿过龙尾河,街道上已是人车来往,熙熙攘攘,农夫车、摩托车载着海鲜、瓜菜从不同的地方向农贸市场开来。街道两旁的店铺眨着疲惫的灯光,有的店主正忙着熬粽子;有的煮福团;有的煮虾饼调制后安粉条;有的杀鸡宰鸭;有的煮饭炖肉;有的制作糯米大长粿……这些场景告诉你:后安早市开始了。

后安早市自宋朝已经形成,但是,那时候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流通渠道不畅,后安早市不那么繁荣。现在,由于人口增多,物质丰饶,交通方便,流通渠道拓扩,前来后安早市贸易的客商越来越多,商品也越来越丰富。

后安早市热闹非凡。赶市的人们脚步匆匆,采购的客商像猎人一样在街头、路口等候,捕捉目标。如果有好的海鲜产品上市,他们便拦住农夫车或摩托车,或抓住渔民的扁担、箩筐,讲价还价,只要双方情愿便很快成交,把海鲜买下拉走。这时,一辆载着海鲜产品的农夫车开过来,人们便蜂拥过去,抢着讲价格,把农夫车围得水泼不入。整条街道上集市的人群一推一推挤成一堆,形成繁杂喧嚣的贸易场面。

在后安镇农贸市场,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市场里的摊位建成“L”字型,商品分类摆设,整齐有序,便于经营者操作管理。摊位上有瓜菜、海鲜、肉类等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漫步市场,耳边常听到人们叫卖商品的声音。我顺着市场——打听各种

商品的价格:瘦猪肉28元/公斤,排骨24元/公斤,后安鳊鱼30元/公斤,尖头鱼28元/公斤,对虾26元/公斤,苦瓜2元/公斤,水瓜1.2元/公斤,茄子1.8元/公斤,豆角1.6元/公斤,青瓜1.9元/公斤……一位菜农告诉记者,后安菜农凌晨三点钟就下地摘瓜割菜,四点钟就挑到市场交易了,这样的瓜菜鲜嫩,物美价廉,深受外地菜商的青睐。

在海鲜摊点,交易十分活跃。渔民从港北小海里捕上的后安鳊鱼、尖头鱼、白翅鱼、尖嘴鱼、罗非鱼、六合鱼等叫不出名的鱼虾,成为市场的抢手货。不少鱼贩子在市场上挤来钻去,看上鲜活的鱼虾,谁谁抢着要买,只要价格合适便将整箩鱼虾买下。

港北小海盛产和乐蟹,但我在农贸市场里找不到,一打听才知道,在兴安街有一二个摊点销售。我在兴安街上找到两名和乐蟹销售专业户,看到他俩的竹箩里肥美的和乐蟹,每只重量在4-9两之间,我的心都动了。经销和乐蟹的黄家品告诉我,和乐蟹价格每公斤110元,销路很好,大多数的和乐蟹都是销往外地大城市,所以在本地市场上并不多。

后安镇安坡村一位渔民对笔者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夜晚,我到港北小海捕到20多斤螃蟹和40多斤鱼,刚上岸就被大队干部没收了,一分钱不给,还骂我走资本主义道路。看看今天,耕种打渔自由,勤者多得,我就是靠出海捕鱼养活全家的,生活很充实富有,这些全靠党的富民政策来引导。

在家禽摊点,摆着几只箩筐海鸭,每只海鸭重量约1.2公斤,价格在25-30元之

间,产品主要销往岛内各酒店、宾馆。这些海鸭来源于后安镇养殖专业户翁永清试养海鸭成功后,他扶持后安镇和沿海各镇农民饲养的。目前,饲养规模越来越大,使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后安粉条汤久负盛誉,在后安墟随处可见经营后安粉条汤的食店。我了解到农贸市场里有一家后安粉条汤很有名,我们三人便光顾该店。经营后安粉条汤的是两位中年妇女,她们已在桌上摆好十几个大粗碗,碗里已备好了粉条,两口大锅里肉骨汤在沸腾,只要把滚烫倒在碗里将粉条烫两次,加虾仁、肉丝、葱花、胡椒粉等,便制作好一碗后安粉条汤。我们刚坐下聊几句,那个妇女就端上三碗香喷喷的后安粉条汤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慢慢地品尝着,味道确实鲜美、清甜、可口。

我问一位吴姓的阿姨:“你经营后安粉条汤多久了,生意怎么样?”她说:“我家住在后安墟,制作经营后安粉条汤是祖传下来的手艺,做这种生意我也不知道多少代了,但在当地人心中颇有名气。我们世代代都是靠经营后安粉条汤过日子的。”说完,这位满面红润的妇女露出甜甜的笑容。

后安粉条汤味道鲜美,方便消费者享用。经营后安粉条汤的生意一路红火,这样的生意不需太多人手,制作简便,成本低,赚钱干脆利落。赶集的人们办完事后,便到铺面里吃一碗后安粉条汤,几分钟工夫干掉一碗粉条汤便走。也有的人点上一杯白酒,一碗粉条汤便喝起来,津津有味;有的人将粉条汤打包带在车上吃;有的人打包回家给老人和孩子,后

安粉条汤在海口、三亚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吃到,自宋朝以来一直长盛不衰,长留人间,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同时,也给后安人带来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

后安镇是鱼米瓜果之乡,商品繁多,价格便宜,品质好。后安糯米粽子、大长粿、椰子汤、粿条汤、煎堆、甜酸瓜花、萝卜花等小食,都让你口涎三尺。后安人制作的菜刀、钩刀、镰刀、胶刀等铁器名扬海外。生产的各种各样的木、竹器家具等农副产品都是农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也是后安早市组成的一部分。后安镇盛产的海鲜、瓜菜和利器远销岛内外,刺激了农民的种植热情,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后安早市在凌晨形成,天亮不久便渐渐散去,尽管天天集市,也不影响农时。后安人勤劳朴实,集市一散,吃碗后安粉条汤便下地干活去,效率相当高。后安人的早市生活与发达城市相比,它的生活节奏、工作效率可以与深圳媲美。

我站在后安墟大街上,看着繁荣热闹的市场,思绪又把我拉回到那个缺乏脂肪的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后安墟的街道犹如一条弯弯曲曲的鸡肠,街道狭窄,没有路灯,一集市汽车就难于通过,人们集市都是手拿马灯、煤油灯或手电筒,像萤火虫一样游动,贸易很不方便。如今,历史的车轮在它的行进中,已经把那空空洼洼的街道磨平,把那种苍凉、陈旧、落后的景象抹去,换来的是一副街道宽广、市场繁荣、乡村和谐的新鲜画面。

别了,后安早市!愿你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进程中,更加发展,更加繁荣。



雨林芳踪局部 (中国画) 吴中葆作

[如烟往事]

# 一个记者的秋季随想

■ 陈标志

写下这些文字,已经临近秋天。即使在这样一个四季并不分明的南方,秋季依然变得无比优美和令人向往。春华秋实,这个季节容易让人期待,令人满足和无限喜悦。如果能够顺着时光隧道往回寻找,为12年的记者生涯做个总结,也许最先找到的就是“感谢生活”了。

那个秋天,有个穷记者睡地铺

第一份工作是在郑州的一家报社当记者。1997年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正值金灿灿的秋季。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怯生生、冒冒失失地推向了社会。

这是一家每周出两期的行业报,报社就6名记者,单位效益并不是太好。尽管这份工作找得很顺利,但工资待遇却出奇的低。

对于新招聘且薪水很低的员工,单位并不提供住宿的便利。因为租不起房子,上街花9元钱买了张草席,晚上悄悄摊在办公室地板上面,白天再卷起来藏在门后。单位的办公场所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6个记者一间。

记得有一天,常务副总编辑来到记者部,坐了很长时间,也讲了许多话。因为害怕领导发现藏在门后背的草席,所以他说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副总突然站了起来,顺手带了一下门,靠在门后的草席“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副总应声回过头来,看着一脸通红的我,像是明白了什么。

年过半百的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仰着头对我说:“小伙子,好好干,一切都会有的。”

[岁月山河]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在上海学习的日子里,时时感受上海的大气恢弘,常常爱做梦,爱突发奇想。我想白日里游人如织的南京路、外滩在午夜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样子呢?这样想着,夜里睡意全无。午夜两点时分叫车从驻地徐汇区天平路直奔人民广场。

秋风瑟瑟,从电视里知道北京香山霜叶红了,杭州西湖畔桂子香了,此时上海的法国梧桐黄了。午夜的南京路清静了许多,灯火也柔和了许多,路上行人寥寥若晨星,然而中华第一商业街可没有酣睡。

知道上海有一条南京路还是小学时,从课本中读到“好八连”的故事。再大一点时,从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上观赏到南京路。灯是红的,酒是绿的,楼房是俊的,音乐是软的,街道每天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印象南京路并不那么可怕,倒满迷人的。今晚漫步南京路就实实在在地体验了,只是不知道八连是否还住在这里,可眼前霓虹灯下是不见哨兵的影子的。

南京路有许多名楼名店,大名鼎鼎的亨得利钟表店就在南京路上。改革开放前人们都梦想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那是身

社有规定,办公场所不允许有人过夜,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尽管如此,但在慈祥的副总默许下,我度过了一生中那个最清贫、最难忘的秋天。

深秋里的采访成就“麦秸堆记者”

后来,报社的效益慢慢地好了起来,报纸每周出两期改成了每周出五期,成为当地的一家经济类报纸。报社的记者也常到全省各地出差采访稿件。

第二年的秋天,我已经成为单位的骨干记者,待遇自然提高了许多。在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每月200元房租。这时的我,每月还能给湖南老家的父母汇些钱回去。

那个深秋的季节,我到距离省城几百公里外的新蔡县出差。由于交通非常不便,我只得步行20多公里去乡下找采访对象。等采访结束返回半路时,天色开始渐渐暗了下来。深秋的农庄周围堆砌的全是成垛的麦秸杆,星星已经挂满了夜空。那时年轻没什么经验,找了一户人家打听镇上怎么走,女主人惊慌地看了我几眼就赶紧溜去了。然后只听到这个小村庄的男人叫喊声,像是朝我的方向追来。

那个深秋的夜晚,因为太疲惫,迷失方向的我只能躺在路边高高的麦秸堆里,闻着麦秸杆的清香味度过难忘的一夜。

第二天,接到报社领导电话找我的当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急急忙忙带我找了过来。副部长等人在半路上遇到灰头垢面、头发上还沾着麦秸杆的我,埋怨着说:“来

我们这里采访,怎么不跟县委宣传部联系呢?我们至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采访便利吧!”

这次深秋里的采访,是继我2008年5月赴四川地震灾区采访可以记忆和最难忘的生活片段之一。“麦秸堆记者”也给我记者生涯提供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报社老总经典语:没有与生俱来的聪明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要离开原单位,便突然拿着辞职信去找副总。副总戴着老花镜,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上网浏览新闻。报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者从原来的手写稿件到无纸化办公,每两人就拥有一台电脑。

听说我要辞职,他感觉有些太突然,就问我因为什么原因动了辞职的念头。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低着头站在一旁沉默不语。副总再也没有往下问,只是在我的辞职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要离开的那一刻,他突然叫住我,说如果在别的地方干得不如意,这个报社的大门随时向我敞开。

但在是年的秋天,也就是差两个月就要退休的常务副总,突然在工作岗位上脑溢血走了。后来听原来的同事讲,自从我离开报社后,副总一开编采人员会议就要提起我,向这个在麦秸堆里过夜的记者学习。副总总有句被记者编组广为传诵的经典语:“人没有与生俱来的聪明,勤恳吃苦是治疗傻瓜的最好良药”。

# 午夜上海滩

■ 谢群峰

饰,简洁明朗,具有现代风格,但依然保留三段式处理。后来大楼第六层大厅内自行设计、自行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电台的房子四周用玻璃隔断,俗称“玻璃电台”,后改称“凯旋电台”。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电台最早向全市人民广播这个重要消息并播放革命歌曲。

这些壮观的建筑,有了人类的活动,就有了灵气;再加上名人名事,就更添上了传奇色彩。南京东路广西路口的“新雅粤菜馆”就是其中之一。该楼前身是工部局大厦,建成于1922年,建筑造型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外墙全部采用花岗岩砌筑,整个建筑庄重、威严,东北主入口的大理石铺筑的大楼梯十分气派。1923年1月1日

下午6时,爱因斯坦曾在这里发表过著名的“相对论”演讲。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接管大厦,改名为市府大楼,市政府许多机关设在这里。1949年5月上海解放,5月28日在此大楼内举行新旧政府交接仪式。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举行隆重仪式,升起全市第一面五星红旗。解放后陈毅市长就是在这里领导上海人民为恢复上海经济与妄图垄断上海经济的资本家斗智斗勇。

一幢幢大楼,一块块砖石印迹下多少上海历史沧桑,她们继续书写着已经过去的,现在经历的,即将来临的上海故事……

身在大上海,走在这些著名的大街上,没有了白天的繁华,热拂少了些什么,但却有它的妙处。热闹有热闹的快乐,清静有清静的幽

[海天片羽]

# 泪为情义淌

——悼念永远的老哥

■ 唐彦

从接到噩讯的那一时刻起,我就无法相信。这怎么可能?老哥开玩笑吧?电话那边的哽咽让我相信应该是真的。我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说给他听,但不知道要说什么,我的眼里只有泪水。

我迅即动身启程,开车的海口,手总是颤抖的。我经常往返于海口、三亚,而今日,高速路上的小车明显比往日增多,一辆辆小车从我车边急驰而过。我很想把车停下来,我想问一问这些匆匆赶路者中是否也有如我一样急着去证实那个噩讯的人,我想问一问这些匆匆赶路者中是否也有如我一样在想念我老哥张晖的人。

九十年代中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南山。那时,南山正是初建,我望着那片灌木丛生的荒山野岭,心里充满了无限多的疑虑,我实在想不出这么个偏僻的荒山上能够建出什么样的胜景。而约两年后,我再去南山时,我震惊了,气流、美丽的新南山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后来很多关于南山的创建故事中我了解到,那些日子,张晖率领着南山人筚路蓝缕,开荒创业;累了睡在茅草棚,渴了喝一口山涧清泉。就凭着这种坚韧与执着,为海南呈现了一个清新美丽的南山,为海南旅游捧出一道佛教文化、生态文化相融的大餐!从那以后,我记住了张晖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个皮肤黝黑的拓荒汉子,记住了这个脸上总是闪烁着乐观、坚毅、智慧微笑的总裁。我强烈地预感到这个人将与这座山,注定将成为海南的一个奇迹,注定将引起海南甚至中国旅游界的瞩目。

记忆中,与老哥吃过几次饭。一次是我去三亚,他从南山赶到市内,我们两人找了个清静的咖啡厅,谈了壶茶,谈得很高兴。老哥畅谈了他的南山“大生态、大文化、大旅游”理念,令我十分激动,也让我受益匪浅。不觉已到午饭时,老哥笑着说,我们就不换地方了,我请你吃个便餐。老哥帮我点了一份荤菜套餐,而他自己只要了份几块豆腐、几片青菜和几块水果的套餐。我感觉到有些不好意思,老哥笑着说,其实,我吃得比你舒服呢。又有一次,老哥回海口,叫我们一起吃饭,山西面馆,老哥、张涛、我,还有我爱人。老哥为我和我爱人点了好几个荤菜,却只给自己和张涛点了两个简单的素菜和点面食。吃饭回来,我爱人对我说这么大的老板,他们在生活上却是如此简单朴实,真的让人感动。我知道我爱人的话,因为我们身边有不少老板朋友,但像老哥这样生活朴素的确实不多。还有一次,老哥在海口宴请省内旅游界的几位专家学者,我有幸做陪,老哥招待了客人们一桌丰盛的高档酒菜,而他自己的杯中竟只是一杯白开水,面前的碟子里也仅是几块豆腐和几根蔬菜。而老哥的脸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健康无比的红润与开朗快乐的微笑。

跟老哥在一起,听得最多的是他谈论海南的旅游与他的文化旅游理念和创意。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无论何时,他都没有停止过对海南旅游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我曾操办过一个生态旅游项目,我邀请老哥帮我诊断一下项目。老哥在某一天回海口时便专门安排考察了我的项目。那天天气很热,太阳很毒,我陪着老哥和张涛在太阳底下走了一个多小时,老哥一边走,一边教导我关于旅游项目建设的方法。返回时,老哥叮嘱我,一定要处理好环境与项目建设的联系,一定要保护好项目里的原生态文化。老哥不仅仅仅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兄长,他更是一位良师,一位益友。我无数次为自己庆幸,一生能遇到这样的一位老哥真是我的福份!

沉痛的吊唁后,我们返回海口。我们绕道去琼海市办事,车到市中心广场时,看到广场上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正在播放着老哥辞世的噩讯,很多人围在电子屏下静静地观看。我的老哥不是政府高官,也不是万众仰慕的明星,我的老哥只是一个普通的甚至算不上是富翁的企业家。但是,他让海南瞩目了他,他让海南记住了他。海南,需要这样的企业家。

老哥走了。他累了,让他休息一下把。

雅。这时天空轻轻飘着雨,若有若无的,风更冷了。这样踱着不觉到了外滩,迎面走来一位不知道是夜出还是夜归的小青年,低着头,双手插在兜里,嘴里哼着《上海滩》主题曲,俨然就是一个许文强。由于在幽幽的夜色里,渐渐断断续续传来,我的思想也随之飞扬。

突然觉得有些饿了,想想现在若是能有个人一起找个咖啡店坐坐,细述温杯的《咖啡店里的侍女》,演绎一段田汉的《咖啡店的一夜》,那是多么的别致呀!上海是个时尚的城市,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咖啡店就有了许多,从一些文人作品里可以读到。对咖啡的品评也妙趣横生,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的“革命咖啡”。而让人感到充满诗情画意的是林庚白的一首,“雨了残雪分外明,柏油路畔绿盈盈,往来长汽车声。破碎咖啡无限意,坠香茉莉可怜生,夜归依旧一灯苦。”今晚若能喝上一杯,那绝对是对“更胜咖啡,绝似相思味”了。

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的灯光映入眼帘,一股现代气息扑面而来——我深深爱着,也珍惜着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